

席勒文集

VI

席勒文集

VI

理 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席勒文集：全6册/（德）席勒著；张玉书等译；张玉书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1161-9

I. ①席… II. ①席…②张… III. ①席勒, J. C. F. (1759 ~ 1805) —文集
IV. ①I51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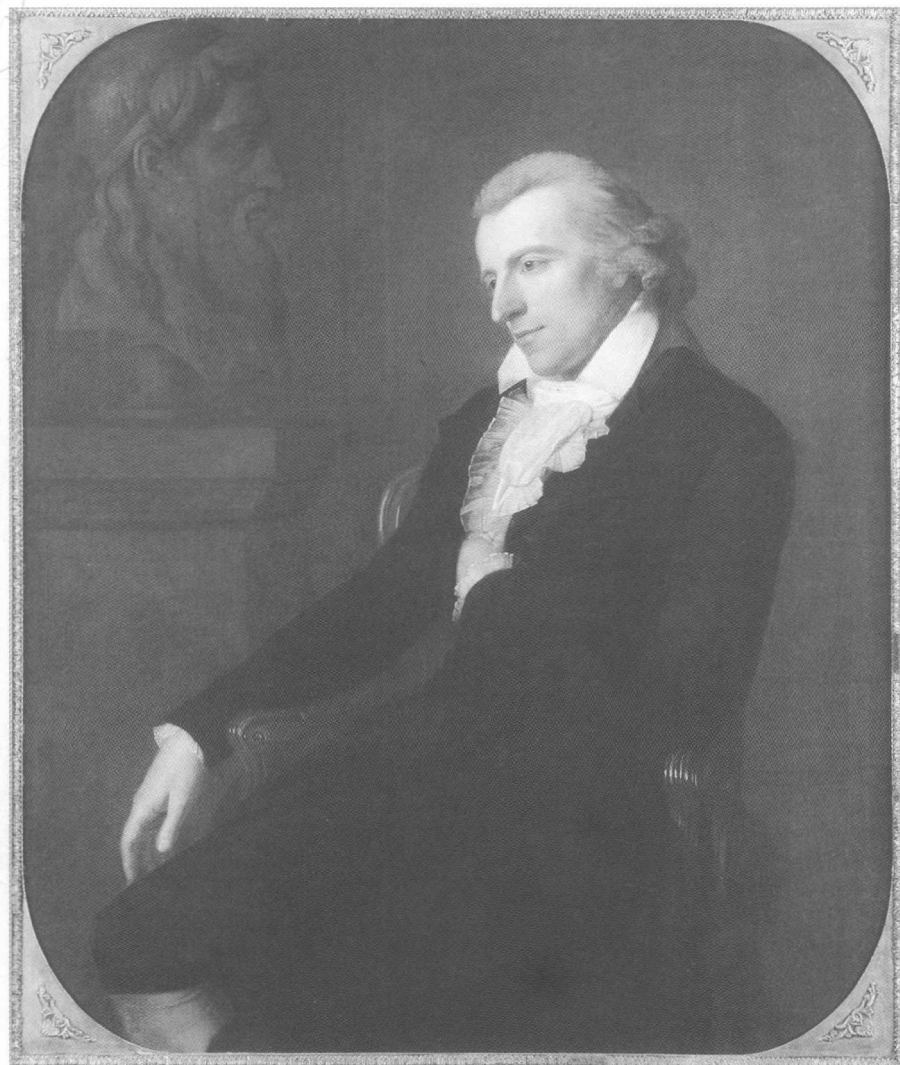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3315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全保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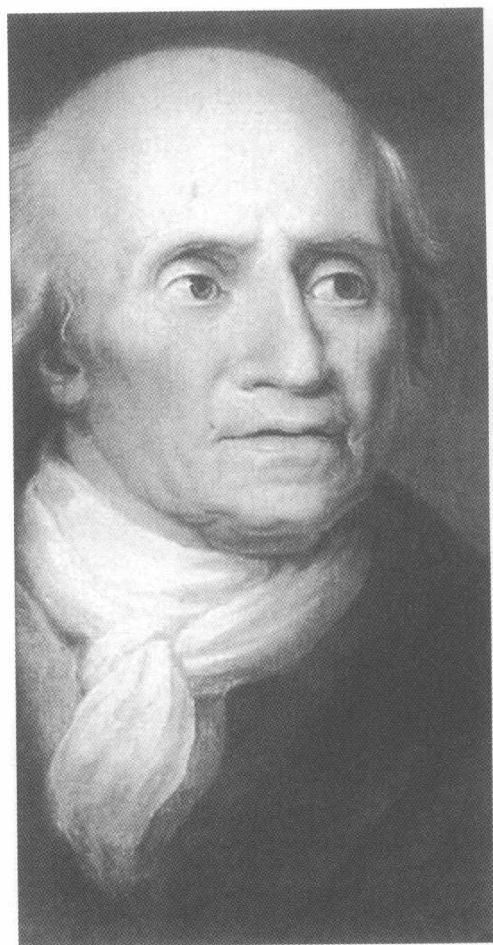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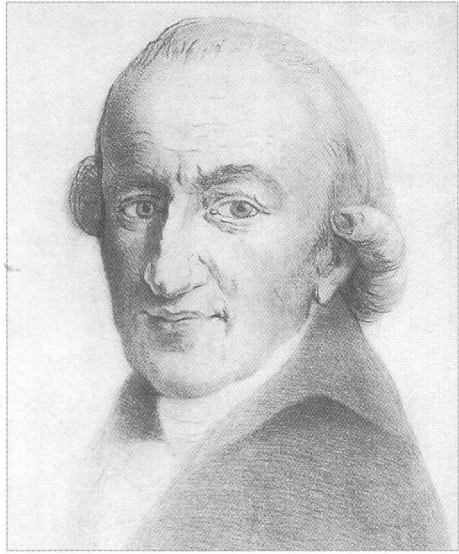
责任印制 史 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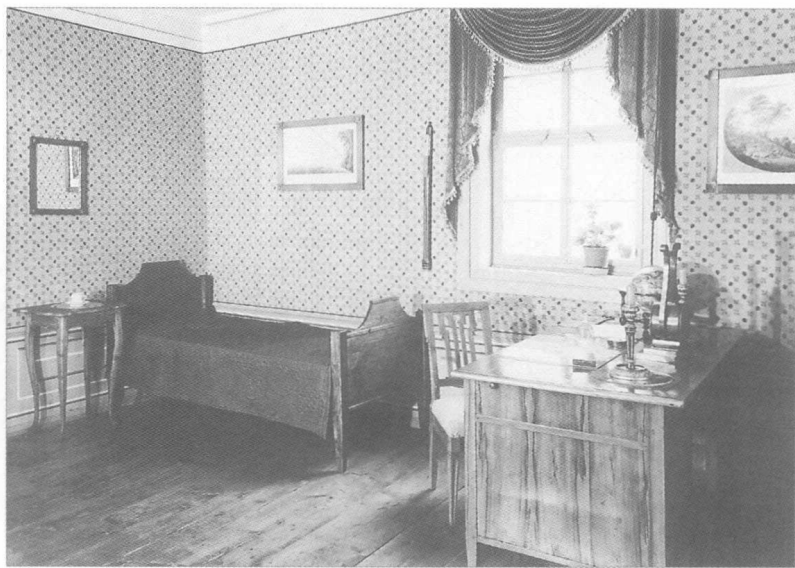
席勒



左：克洛卜施托克
右上：康德
右下：费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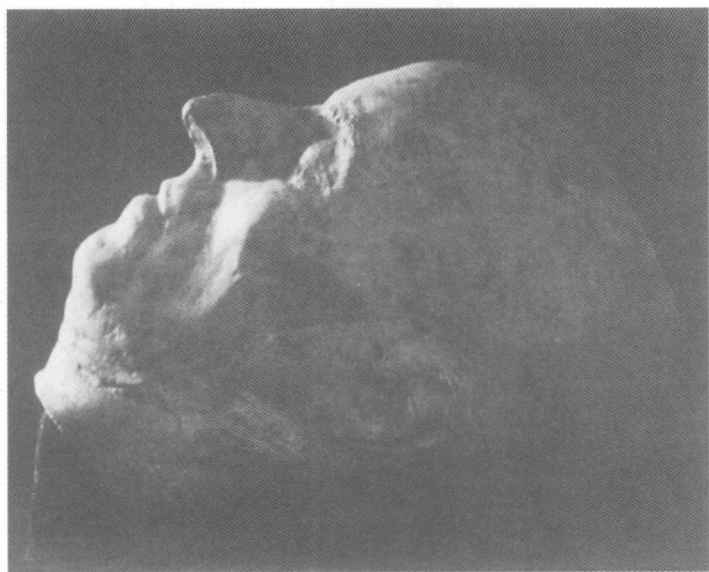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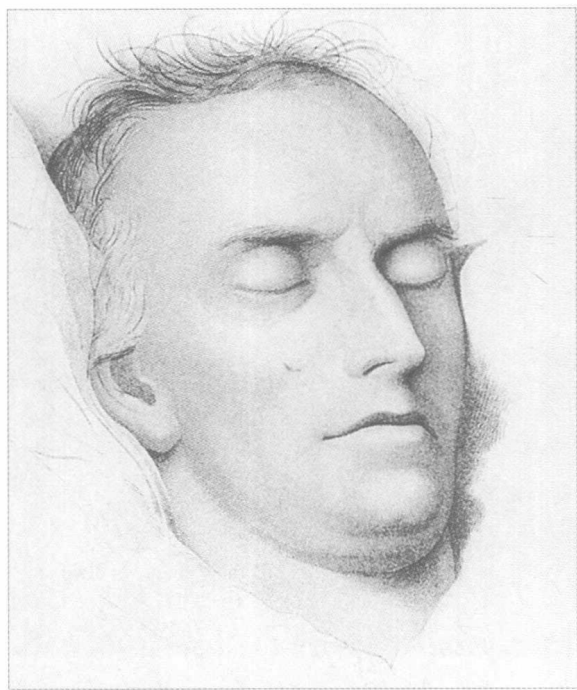


左：赫尔德尔
右上：维兰德
右下：威廉·封·洪堡



上：席勒

下：席勒在魏玛的住处，他在这个房间里逝世



上：席勒遗容
下：席勒逝世后所作面模



席勒的诗《少女的悲叹》插图



斯图加特的席勒塑像

F ü n f z e h n t e r B r i e f .

Immer näher komm ich dem Ziel, dem ich Sie auf einem wenig ermunternden Pfade entgegen führe. Lassen Sie es Sich gefallen, mir noch einige Schritte weiter zu folgen, so wird ein desto freyerer Gesichtskreis sich aufthun, und eine muntre Aussicht die Mühe des Wegs vielleicht belohnen.

Der Gegenstand des Sachtriebes, in einem allgemeinen Begriff ausgedrückt, heißt Leben, in weitester Bedeutung; ein Begriff, der alles materiale Seyn, und alle unmittelbare Gegenwart in den Sinnen bedeutet. Der Gegenstand des Formtriebes, in einem allgemeinen Begriff ausgedrückt, heißt Gestalt, sowohl in uneigentlicher als in eigentlicher Bedeutung; ein Begriff, der alle formalen Beschaffenheiten der Dinge und alle Beziehungen derselben auf die Denkräfte unter sich faßt. Der Gegenstand des Spieltriebes, in einem allgemeinen Schema vorgestellt, wird also lebende Gestalt heißen können; ein Begriff, der allen aesthetischen Beschaffenheiten der Erscheinungen, und mit einem Worte dem, was man in weitester Bedeutung Schönheit nennt, zur Bezeichnung dient.

Durch diese Erklärung, wenn es eine wäre, wird die Schönheit weder auf das ganze Gebiet des Lebendigen ausgedehnt, noch bloß in dieses Gebiet eingeschlossen. Ein Marmorblock, obgleich er leblos ist und bleibt, kann darum nichts desto weniger lebende Gestalt durch den Ar-

chitekt i
lebt und
Gestalt.
Leben G
denken,
Leben k
Nur in
sein Leb
Gestalt,
als schön

Das
wissen,
bringen
erklärt;
ein i g i
alle We
chen un
scendent
meinsch
ein Spi
mit der
des Leid
vollendet
Vernun
dung un
ausschlie
bes aber
ne Schr
den Aus
hat sie
Schönhi

前 言

席勒的剧本使诗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个慷慨悲歌的战士，像波萨侯爵时时在吹响为自由而战的号角，像威廉·退尔在弯弓射敌，像约翰娜一手擎着战旗，一手挥舞宝剑，仿佛诗人一直立马高岗，时刻准备战斗，或者说一直在浴血奋战。

但是席勒还有另外一面，哲人的一面。他的理论著作在他作品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一七八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席勒在曼海姆发表了《优秀剧院能起什么作用》的报告，一七八五年刊登在《莱茵塔莉亚》上，其中主要部分日后独立出来，成为《论剧院作为一种道德的机关》一文。文中谈到，一个国家最坚固的支柱是宗教，没有宗教，法律就丧失了自己的力量；政治法律的不足性和摇摆性使得国家少不了宗教，也决定剧院拥有道德影响；法律只控制意志的公开的表现，但宗教却一直管辖到心灵的最隐蔽的角落；整个说来，宗教更多的是对人民的感性方面发生作用。席勒指出，剧院也是通过感性产生作用，发生影响，倘若宗教和法律跟剧院结合起来，它们的威力则要大大加强。席勒强调，剧院形象地进行道德教育，“世俗的法律力不能及之处，剧院便开始审判。”

一七九一年席勒旧病复发，病势沉重。幸亏丹麦的奥古斯腾堡公爵出手相助，提供每年一千塔勒的年金，使得诗人得以渡过难关。病愈恢复期间，席勒还无力从事创作，便利用这段时间进修，

研读康德的哲学。在他一七九一年三月三日给好友刻尔纳的信里,他谈到正在阅读一七九〇年才出版的康德的重要著作《判断力批判》,他为这本书启人心智的内容所吸引,决心深入研究康德哲学。接着,他又研读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纯粹理性批判》(1781,1787)等著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促使他自己也写出了一系列美学著作。一七九一年十二月四日,他在给刻尔纳的信里提到:“我现在正在撰写一篇美学论文,关于悲剧的快感。你将在《塔莉亚》上找到此文,你会发现我深受康德的影响。”这就是《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此文和《论悲剧艺术》都完成于一七九一年冬,于一七九二年分别发表在《新塔莉亚》杂志第一卷第一、二期上。

在《论悲剧题材产生快感的原因》这篇论文里,他引用康德的一些说法来阐述自己原有的悲剧论点。文章集中探讨悲剧题材为什么能吸引观众和什么东西吸引观众的问题。悲剧题材使观众在感情上产生痛苦,可是在理智上或者在道德上,却使人产生快感。理智战胜感情,观众在道德上得到教益,因此也就得到愉快。从这一论点出发,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一文中,进一步阐述悲剧艺术的其他要点。既然悲剧题材动人的先决条件是要激发观众的同情心,引起反感、使人厌恶的人物,便不适宜于作悲剧的人物。席勒接着指出:“一切同情心皆以受苦的想像为前提,同情的程度也以受苦的想像的活泼性、真实性、完整性和持久性为转移。”这是悲剧艺术必备的四个要素。要具备这些要素,悲剧的情节必须发挥作用。文章最后部分便谈到对悲剧情节的要求。席勒在写这两篇文章的时候,悲剧《华伦斯坦》正在酝酿之中。他关于悲剧的理论,也牵连到历史剧的理论,对了解席勒本人的戏剧作品很有帮助,同时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可资借鉴之处。

一七九三年席勒发表了《论激情》、《论崇高》、《论优美和尊严》

等美学论文,分别刊登在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五年的《新塔莉亚》上。其中《论崇高》和《论激情》实际上是一篇文章的上下两部。这些文章都是席勒美学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的美学教育书简》于一七九五年发表在《时序女神》第一、二、六期上。从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起一直到一七九四年,法国革命从争取自由平等博爱的斗争,演变成雅各宾党人和吉伦特党人之间,雅各宾党人相互之间的革命派内部的血腥斗争,不仅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安多纳德被送上断头台,便是著名的革命家罗兰夫妇,为席勒签署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证书的丹东,以及把一切被他视为可疑分子而处以死刑的最为激进的山岳党领袖罗伯斯庇尔也都先后死于断头机下。无辜百姓葬身于这股激进狂涛的更是不计其数。革命竟以血流成河作为标志,不禁使法兰西人民人人自危,更使莱茵河彼岸的德国知识界对他们曾经为之欢呼雀跃、热情欢迎的法国革命望而却步。这批雅各宾党人纷纷以过激的纲领来压制对方,原来主张争取人权的革命家,竟成了践踏人权的暴徒。《强盗》的作者本来因为法国人奋起反抗暴君感到深受鼓舞,此时不禁为革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深思、担忧。看来不提高人民的素质,不使人民有判断是非、自我约束的能力,出现的将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人人享有人权,社会平静安详的局面。于是他一鼓作气写出了《人的美学教育书简》。两百年的历史证明,席勒此举并不是没有道理。

席勒的《人的美学教育书简》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表态。巴黎发生的事件,席勒密切注意。更因为他获得了国民议会颁发给他的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他对革命的进程自然给以特殊的关注。他认真阅读维兰德的杂志上登载的关于法国革命的报导,托他的朋友在巴黎打听消息,并且一度产生过迁居巴黎的念头。凡此种种都说明他对法国革命抱极大的希望和好感,尽管这

一切并未落入文字。一七九二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是雅各宾党推行的恐怖主义,全欧震惊,舆论哗然。启蒙运动鼓吹的是理性,是人权、人的尊严,并非暴力、流血。席勒的著作是反抗封建暴君的专制暴政,写的是抗暴,并不是鼓吹暴力。因此巴黎血流成河,无辜者遭受杀戮的惨状,令他深感失望。于是他得出结论,人们尚未成熟,需要受到教育,这种教育便是美学教育,它高于道德教育。

《人的美学教育书简》是他从一七九三年二月起写给丹麦王储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一系列书信,写到第十封信时一度中断。最初的几封信因一七九四年二月哥本哈根宫廷失火而全部烧毁,王储便请求席勒重写这些信件。这对席勒并不困难,它们的大部分抄写件以及剩余部分的草稿全在耶拿的抽屉里。

可惜在多数席勒作品集中没有收入这批较早的信件,它们应联系到席勒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来讨论。收信人奥古斯腾堡公爵是个开明的君主,但并不特别喜欢长篇抽象的推论演绎。因此这些信和艰深的《卡里亚斯信札》不同,写得生动形象,语气亲切而又急迫,旨在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原则。而在第二批信件里,席勒不再提收信者的名字,以与他保持一定距离,席勒认为这很必要。这样他就可以不必照顾某一个特殊的人而畅所欲言。这一点,在第二批信件一开头就表现出来了。席勒写第一批信件时,法国发生的事件正成为大多数人的话题,奥古斯腾堡亲王想必希望席勒对此进行详细地讨论,席勒照办了。与之相反,在后写的信里,席勒对政治问题处理得简短多了,当然他对革命中暴力肆虐的拒斥态度并未缓和。

一七九四年十月二十日,席勒把前九封信寄给歌德审阅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政治上的苦难我还从未提过一笔。我在这几封信里谈到这些苦难,只是为了永远不要再将其谈起。”

席勒这里指的“政治上的苦难”并不仅指下层人士的粗野和上层人士的更该批判的软弱无力的摇摆不定。现在,他的批评想更尖锐地抓住时代精神的特性,以便使他的要求能更具说服力。他又从希腊古典文化的理想设想出发,这种希腊文化使他对“人类今天的形式”越来越惊讶,因为两者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他问自己,我们这么开化,业已得到启蒙,却依然还是野蛮人,原因何在?他找到了解释,答案是人越来越机械化。这个解释清楚明了,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得到证实:“每个个体都享有一种独立生命、必要时又能结合成为整体的希腊诸城邦的那种珊瑚虫天性,现在让位给一种精巧的钟表结构,无数无生命的部件拼凑在一起,构成一种整体的机械生命。现在,国家和教会,法律和习俗被分离;享受与工作、手段与目的、劳累与报酬相互割裂。人永远只束缚在整体的个别的小碎片上,仅仅把自己培养成一块小碎片;他耳边永远只响着被他不不停地驱赶着的小轮发出的单调的噪声,永远也无法达到他本质上的和谐,他未能将其天性中的人性表达出来,而仅仅成为其活动和知识的印迹。”

难能可贵的是席勒在这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人之所以野蛮、酷爱暴力,是因为机械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人们成为一个庞大机器的细小零件,整日进行机械性的活动,“永远也发展不出他本性的和谐”,这个看法自然是很深刻的,但是他并未完全解释暴力行为发生的原因。

席勒认为机械化和专门化完全是历史必然的过程,虽然他对此进行批判:“是文化自己给新的人类制造了这些创伤。”他认为原因在于国家机器日益复杂化,结果不仅在德国,而是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导致了个别市民不可能像在希腊人那里一样,感到自己是整体的代表。席勒接着说,国家对于他的市民来说变得陌生,对于这个国家不能指望它会对建立更美好的人类会提供任何帮助。

从这些令人惊讶的话语得出结论,认为这是一位唯理主义者的通常惯有的高傲,是错误的。这只不过表达了席勒焦躁的心绪。他不耐烦地把称之为“异质的”东西,把权宜之计和代用之物推到一边,以便扫清道路,就像他在两首纲领性的诗歌《艺术家》和《希腊的群神》中所表示的那样,人们将在这条道路上通过“美”走向“自由”。

席勒认为自己有责任宣告一种新的信仰。他用激越昂扬的语言谈起他真正的主题,谈起“优美艺术”产生的消除重负、治愈创伤的效果。在他的第九封书简里,他首先写到歌德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按他自己的话说,一切迄今为止所进行的观察都通向这第九封信!他在谈到艺术家时,首先想到的是歌德。他认为人的审美教育可以交给这样的艺术家来进行。我们从下面这几句话可以看出他指的是歌德:“艺术家虽是其时代之子,但如果他同时又是其时代的学生甚或其时代的宠儿,那他就倒霉了。假设一位乐善好施的天神及时把婴儿硬从母亲怀里抱走,用一个较好时代的乳汁喂养他,让他在遥远的希腊天空下长大成人,在他成人之后,让他这个陌生的形象回到自己的世纪;但不是为了以其仪表堂堂让他的世纪高兴,而是跟阿迦门农^①之子同样可怕,要对它进行大扫除。”

写完第九封信,他的第一批书简告一段落。他把这些书简在《时序女神》第一期发表前寄给歌德,对上述这段话作了一段解释:“您将在这些信件里找到您自己的肖像,我真想在像下写上您的名字,可是我不愿越俎代庖,夺走善于思考的读者的感情。凡是对您

① 阿迦门农,希腊神话中的密刻奈国王,特洛亚战争中希腊联军统帅,回国后被其妻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人杀害。阿迦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后来杀死了母亲及其情人,为父报仇。